

「你知道我是誰嗎？如果知道的話，快告訴我！」

這一天靳清盈正在走回家的路，突然被一個男人緊緊抓住，緊接而來的便是這番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請求。「小姐，請你幫幫我！」

雖然這幾個月來清盈已經經歷過不少怪異的事情，不過她還是被男人猝不及防的舉動嚇倒。「先生、你冷靜一點……」清盈掙脫了男人的手，把他帶到街道旁邊，試圖讓他的情緒穩定下來。「先生有什麼需要嗎？」

「有啊，你知道我是誰嗎？」眼前的男人依然提出同樣的問題。清盈疑惑地盯著他，打量一番，這不是她認識的人。筆挺的西裝和皮製公事包，清盈看出這位男人應該正要上班去。「抱歉先生，我不認識你。」

隨即，男人抱著頭，露出一張極度困苦的脸容。只見他逐漸變得氣餒，無奈的表情都寫在臉上。「唉呀，該怎麼辦！為什麼怎樣做也想不起來……」清盈不忍心拋下這位迷茫的男人，卻不知該如何幫他。「嗯……愚昧一問，先生你有什麼困難嗎？比如說是、失憶……」

「不、正確來說不是失憶。」他搖了搖頭。「我對周圍環境還是有認知的，而且也沒發現自己損失了哪些知識。只是任何有關個人身份的資料，我卻忘記得一乾二淨！這不是很奇怪嗎？」他甚至拿出口袋裏的身份證和信用卡，所以記錄姓名、出生日期等個人資料的地方都被留白，如同卡片的樣本。

眼見男人手上持有個人身份被憑空消失的「證據」，清盈覺得這件事情有些蹊蹺。「先生在失去這些記憶以前，有沒有做過甚麼事情？」

「今天我就如平日一樣去上班，進了公司後發現工作證竟然失效了，還被保安誤以為是閒雜人，結果被他們趕走了。我萬萬想不到自己突然失去了任何關於個人的資料，連認識我也忘記了我！」話畢，男人又面目悲苦的抱著頭。

清盈簡潔地記錄了男人所說的症狀，思考了一會，給對方一張寫了名字和電話號碼的字條。「嗯，雖然我不認識你，也暫時幫不了甚麼忙，不過我會回去試着找資料。先生如果你有什麼需要或者是困難的話，可以打電話給我。」

一個難以入眠的夜晚，清盈很久沒有嘗過心亂如麻的感覺。她從睡床坐了起來，打開旁邊的座地燈，乾脆不再強迫自己入睡。清盈拿起筆記本，回想今天與文楓司長的對話。

「當時是羅馬帝國第二任皇帝提比略在位，其中一位執政官叫塞揚努斯，這種叫做『阿斯』的銅幣上面就刻著他的名字。這位仁兄因為有謀權篡位的嫌疑而被處死了，後來還被處以除名毀憶刑，也就是抹除掉你在世時所有的紀錄，不論是雕像、銘文還是文字記錄，甚至連硬幣也不放過……就彷彿你這個人從來不曾存在過一樣。」

「結果，一枚被削掉塞揚努斯之名的銅幣變成了文物，還獲得了把一個人從出生時起所有存在軌跡消除掉的能力。只要把名字寫在硬幣上，然後磨掉上面的雙面神的臉——詛咒這個人將被剝奪過去跟未來——接著，你會發現你這個人在世上的所有紀錄都被消除得一乾二淨，再也沒有人會記得你的事……包括你自己。」

「Damnatio Memoriae ……『除名毀憶』可能又出現了。」

在清盈一筆一劃的描畫，筆記本上逐漸浮現「除名毀憶」銅幣的面貌。一個人在世界留下的足跡被抹去，失去了記憶和身份，從此就與世界上所有人和一切事蹟脫節，這豈不是比家破人亡更加淒慘嗎？先生，你到底遇到甚麼人、經歷過甚麼，竟被落下如此的詛咒呢。清盈心想。然而令清盈更加頭痛的地方，是如何解除「除名毀憶」的詛咒。

「第一個方法，把受害者的名字重新寫上去，然後普通地用布擦掉。嘖，別那麼失望，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像廢話，畢竟因為文物的效力，沒人會記得受害者姓甚名誰——等等，也不盡然。」

「第二個方法，把另一個人的名字寫上去，然後再一次磨平硬幣上雙面神的臉。這樣一來，新的受害者就會取代舊的受害者被世界遺忘，而舊的受害者會重新被世界想起，他的所有紀錄都會在一瞬間復原。」

「只不過，這等於是換一個犧牲者，就跟抓交替一樣，問題沒有從根本上被解決。就算你能找到一個自願交換的人，我還是不建議用這種方式……不過，受害者是你發現的，要怎麼處理，讓你來決定。」

清盈在筆記本列下文楓司長提出的兩個方案。逆轉「除名毀憶」帶來的效果，必須先得到找回個人身份的方法，其次是找到擁有銅幣的人，或者假設是施術的人。「這樣與大海撈針無異吧……」清盈猶豫了一陣子，決定先跳過這點。找一個人取代受詛咒的對象，來恢復原先的紀錄……「不行。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奪走別人的記憶和身份，這完全與我的道德觀念相違背！」清盈刪去了第二點。只見筆記本剩下唯一的方案，清盈也下定決心要讓這件事情有始有終。

「聽過《阿克夏紀錄》嗎？據說常世神克羅諾斯擁有這麼一本書，收錄了開天闢地以來宇宙間一切的事象、記憶與思維。如果它真的存在，那它就是世界上唯一不會被這文物影響到的紀錄體了。聽說預言司有辦法接觸克羅諾斯，雖然希望渺茫，我還是幫你問問預言司好了。畢竟你們跟胡夢瑩挺熟，或許可以死馬當活馬醫。」

《阿克夏紀錄》……這樣的話，就只能拜託胡夢瑩預言司了。

咖啡館裏，清盈再次與失去身份紀錄的男人見面。僅僅幾天，男人的形體已經瘦弱不少，臉上頂着的兩發黑眼圈，足以令清盈明白他的生活狀況並不好。清盈大致向男人交代了「除名毀憶」與其處身之狀況的關係，以及現在牽涉的各種問題。談到如何逆轉「除名毀憶」的詛咒，清盈與對方都無法找到突破，於是陷入一度的沈默。

「叮—叮」清盈口袋裏的探員手冊來了一條訊息通知。

「等到了，等到了！」清盈看着探員手冊內頁浮現的訊息，興奮得緊握着本子。她本就不奢求胡夢瑩會出手相助，現在居然借得《阿克夏紀錄》，她禁不住要向坐在對面的男人分享這份喜悅。「先生，我們可以尋回關於你身份的記憶和紀錄了！」清盈看男人本有幾分憔悴，接收到這個消息後臉色終於緩和了些許。

4

清盈來到與胡夢瑩相約的地方，胡夢瑩已經站在門前等待她。「吾知汝至。」白皙的臉龐下露出一副微笑。「久仰胡夢瑩預言司。」清盈禮貌的點頭問好。

「於克羅諾斯，常世神也，皆無可除之物。」胡夢瑩把《阿克夏紀錄》放在面前，翻開書頁。紙頁不斷在清盈眼前擦過，直到在某一頁停止了動作，胡夢瑩右手一指，便是屬於那位男人的紀錄。「彭哲浩，生於一九七五年，今四十三歲。育有一子一女，妻名劉淑菲。乃威龍國際科技公司之行政部高級主管也。」胡夢瑩一邊誦讀，清盈一邊在旁抄寫。在常世神克羅諾斯面前，《阿克夏紀錄》顯明了所有有關身份和事蹟的紀錄。

「感激無地！」清盈向胡夢瑩表達謝意，順道送上巧克力棒以示感激。

5

「彭先生，你打算怎樣找回『除名毀憶』的銅幣？」離開預測局的路上，清盈問彭哲浩。彭哲浩猶豫一會，似乎未能想到可行的方法，面有難色地看着旁邊的清盈。「也對。雖然你已經找回自己的身份，但在『除名毀憶』仍然生效之下，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還是很困難呢。」清盈無奈看着手上記有彭哲浩個人記憶的字條，苦思有甚麼對策。「我的父親也是威龍國際科技公司的員工，或許可以讓他在辦公室裏幫忙留意銅幣的出現... ..」

「我一定會找回這個銅幣。」彭哲浩打斷了清盈的說話，神情堅定地回應她。「謝謝你的幫忙，放心，我不會放棄的。」

清盈將字條遞給彭哲浩。「好的，我相信你會做到。倘若你有甚麼事情需要幫忙，也可以找我。」彭哲浩接過紙條，答謝一番，彼此就分道而行。

又是過了幾天後的一個晚上，清盈與父親小聊片刻。

「欸，清盈，我跟你說一件有趣的事情。」

「甚麼事？」

「前幾天你不是拜託我到公司找找看印有雙面神的銅幣嗎？今天我在會議室裏找到了。」

「真的嗎？爸，你拿給我看看！」

「先別急，聽我繼續說。當時貌似是陳主管在會議期間掉下來，我原本打算還給他，結果他見到我拿着這塊銅幣時竟然打死不認，沒有想取回的意慾。我還好奇他為甚麼一直躲避我的視線... ..啊，對了。下班的時候我在大樓開口外遇上一個穿著西裝的男人，他說他遺失了一塊雙面神的銅幣。剛好我手裏有一塊，就交給了那個男人。」

「等等，你、把它交給了誰？」清盈嚇得屏住了呼吸。

「嗯… … 他說他叫彭、哲浩，還有自稱是公司行政部的前高級主管… …算了，我又不認識他。」父親不明所以的注視着清盈的反應，並不理解她緊張兮兮的原因。只見清盈吐了一口氣，手掌按着胸口撫平內心的激動。還好這塊危險之物回到彭先生手中，不然就白費了挽回「除名毀憶」的努力。當清盈發現自己動作過猛，連忙拍拍父親的肩膀，試圖拋開這份尷尬。「爸，如果有時間的話，我也跟你分享一個有趣的故事吧。」

6

不知甚麼時候「除名毀憶」的詛咒被逆轉，大概是在清盈突然想起她與彭哲浩有過一面之緣的那個晚上。她憶起幾年前父親帶着她遊訪公司的辦公室時，與彭哲浩見過面。只是現在清盈卻與彭哲浩失去了聯繫，彷彿從她的圈子中消失了。清盈從父親取回彭哲浩轉交的「除名毀憶」，並交還預測局回收。事情似乎達到完結，大家也回到各自的原點。

「清盈，你的信件。」父親將一份信件放在清盈旁邊。坐在書桌上敲打鍵盤的清盈沒有多理會父親竊笑的模樣，轉頭就打開信件。

親愛的靳小姐：

你好，我是彭哲浩。自事情告一段落，我就沒有再聯絡你，對此請讓我向你道歉。這段時間我正忙於公司的事務，以及重整個人的生活。衷心感謝你在我失去記憶時給予的幫助，我才可以回復身分，繼續現在的生活。若是沒有你的協助，我想當時的我應該活不下去。雖然這件意外的發生令我感到不好受，但託它的福我得到很大的啟發和心得。

我一直想邀請你共進晚餐，好好道謝你的幫忙。另外你的父親有向我提到關於你升學的意願，我也可以在見面時給你一點意見。

祝  
生活愉快

彭哲浩 上